



江曾培

论微型小说

江曾培

江曾培

论微型小说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曾培论微型小说/江曾培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21-3422-9

I. 江… II. 江… III. 小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324 号

出 品 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吴复新

封面设计: 钱 祯

江曾培论微型小说

江曾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i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0,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22-9/I · 2601 定价: 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咬住青山不放松

郝宗培

这些年来,给朋友的新著写序之事干过一些,但如今要为长辈级的老江的论著写序,着实令我犹疑了好些日子。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文革”编制的人民出版社文艺读物编辑室做编务、见习编辑时,老江就是我业务上的带路人了,他无声、有形的教诲给我以深深的影响。那时,他在审稿、当领导之余,不忘年轻时曾是记者、办报人的职业习性与敏感,随时做札记、写文章,像个蜜蜂,采撷、酿蜜,有益人间。老江有个特点,就是干一行专一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分管戏曲、艺术读物时,抓出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戏剧理论史稿》、《文艺鉴赏大成》等开创性的图书;分管文学读物时,他抓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三、四辑),抓了“文艺探索书系”、“小说界文库”等原创著作丛书。他创办《小说界》,从小说家族里敏锐地发现并催生、助长出了微型小说这一新时期文学的小说新文体。

那是1980年秋,为筹办文学期刊《小说界》,我去复旦大学组稿,在校园报栏上我读到了一份关于“拉美微型小说讲座”的海报,这一新颖的小说文体与称谓,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我把这一信息带回到编辑部,老江与左泥、老谢等几位老编辑便颇有兴趣地研究,并决定在《小说界》创刊号辟专栏予以倡导,命我担当这一专栏的责编。

于是,老江对微型小说这一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小说文体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他摇旗呐喊,运用《小说界》和一些报刊媒

体,连续写了《微型小说初论》、《微言大义,耐人玩味》、《微型小说初长成》、《微型小说进入文学史》等一大批论文、讲稿,还带领我、如麒几位后辈筹办了几次全国性的微型小说大赛,其中最有影响、具有里程碑式标志的“春兰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海内外华文文坛上轰轰烈烈地刮起了一股微型小说创作的旋风——中华文化通过微型小说这一为华文读者所乐见的形式走了出去,尤其在新马泰、菲律宾、印尼、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和台港澳地区得到了兴盛与弘扬。更为重要的是,在老江的多方筹划下,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初夏获得了中国作协和国家民政部的批准,创办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这标志着从事微型小说写作和研究的人有了自己“家”。

从倡办、鼓励、创会直至今日,这一路走来三十年了,老江的有关文集出了多本,文字累计有二三十万字,如果说,老江是微型小说这一新生文体萌生的倡导者,是其发展、成熟、壮大三十年历史的见证人,一点也不为过。

这倒不是为老江评功摆好,作为资深的出版人、评论家,他获得的荣誉已有不少了。我们应从老江身上看到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钻研为学的精神,一种不尚轻浮、担责务实的精神,一种看准了的事矢志不渝、咬住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一种既会当官、更会做人的精神。当下有些人对自己从事的出版业只知皮毛,不得要领,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在老江面前,真的应感到汗颜。

其实,老江“咬青山”的胆量也是在实践中逐步磨练出来的。他是新中国建立后培养出来的文化人,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颠簸,曾给老江这一代知识分子带来不少迷惘、不少否定之否定,给他们无论是从仕途还是搞学问带来不少的困惑和耽搁。但是,正视现实,抓住当下,与时俱进,不甘落伍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风骨。近些年来,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后,从没闲着,无师自通地将电脑玩得相当可以,如今还成了网评家。这就是一种活法,是老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活法。我们的出版

业、我们的文化界乃至全社会多么需要老江这样既能统观全局、运筹帷幄，又能著书立说、引人向上的老师！老江不老！对比之下，我等后辈，不应急起直追吗？

上述感言，不知老江同意否。

权充为序吧。

2008年11月15日

目 录

咬住青山不放松 郑宗培

论文十二篇

微型小说初论 3

微言大义,耐人玩味 1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23

世界华文文坛的一次整合 38

像生活一样自然与平实 47

话说百字小说 51

微型小说将走向辉煌 57

且说微型小说的“独立”发展 62

新世纪的“朝阳文体” 72

微型小说初长成 77

团结和创造 83

微型小说进入文学史 88

讲稿十二章

小说家族中的独立一支 109

用最小的面积集中最大的思想 114

以“不全”求“全” 119

角度的艺术 124

不可“目中无人”	131
在单一情节中丰富表现功能	137
多一点“潜台词”	142
欧·亨利式的结尾	147
讽刺幽默的特色	153
从人物动作中表现环境	158
标题是作品的“眉眼”	163
写出风格来	168

随笔十五则

东风第一枝	175
既要作家,也要理论家	177
与新加坡作家一席谈	180
“微型”——精炼	183
“人生处处极短篇”	186
十年辛苦不寻常	188
不钻“套子”,不进“框子”	194
呼唤标志性作家与作品	198
世纪末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	200
为官为文两相宜	204
宏观而又微观	207
“小”上做“大”方能成“尖”	210
以“独立”的眼光重新审视	212
让创作质量“步步高”	216
“老骥”成“黑马”	219

附录

微型小说文体的创导者	凌焕新	225
中国大陆微型小说的倡导者——江曾培		
姚朝文	姚朝文	229

时间将证明其价值	潘耀明	234
创新是他的“天命”	张 磊	236
从襄河岸边走来的“东方之子”	曹治泉	244

论文十二篇

微型小说初论*

一、顺乎文情,应运而长

近来,要求把小说写得精炼些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了。

我想,这是“顺乎文情”的。

所谓“顺乎文情”,意义有二:

一是,现在的小说,拉长的现象较多,以至短篇不短,长篇过长。拿短篇小说来说,四五千字的已不多见,一二千字的更属稀有,动辄破万字大关,甚至长达二三万字。1979、1980年两年全国评选获奖的优秀短篇小说,一般都在万字左右,最长的三万字,最短的也在六千多字左右。当然,这些作品大多尚属于“当长则长”的,但是,就整个小说创作状况来看,则有不少是“不当长则长”的。现在最长的短篇,早已超过鲁迅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而二万四千多字的《阿Q正传》不是短篇,却是个中篇。鲁迅的短篇小说,一般只有几千字,其中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孔乙己》,仅二千余字,而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多字。历史上被誉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契诃夫、

* 此文发表于1981年《小说界》第3期,为出现最早的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比较系统的专论。有评论指出,“此文拉开了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的序幕。”其时,微型小说刚刚兴起,独立的文体意识尚不自觉,文中谈及微型小说的特征,“从属于短篇小说的特点,但表现得更精粹、更单纯、更洗练。”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认识显然“不到位”。此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对“初论”中这一观点作了修正,明确指出微型小说是“小说家族中的独立一支”。

蒲松龄等人的作品,大多也只是几千字,少的不足一千字,甚至只有一二百字。相形之下,我们今天的一些短篇已不姓“短”了。长篇呢?当然要长了,然而,一般说来,二三十万字也大致可以了,但目前有些书稿往往要拉到百万字左右。这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写百万字的巨著。“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该长不长,和该短不短一样,都会引起“悲”和“忧”的。试看,《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不都是百万字的名作吗?但是,这些作品得来是很不容易的。“十年辛苦不寻常,”它是要作者在思想上、艺术上和生活上作出大量而艰巨的准备的。缺乏必要的准备,硬性把作品拉长,作品是不会因为形式上增加了厚度而增加它的分量的。相反,冗长只会带来读者的冷淡和厌烦。这几年,有那么一些厚厚的“大部头”,在社会上引不起任何反响,难道不是读者的一种态度吗?不少报刊编辑部都不断接到读者的来信,诉说现在大家很忙,希望编者和作者体谅群众,不要让硬性拉长的作品出世误人。显然,这种要求精炼的呼声,是触及了当前文坛的一个弊端,是“顺乎”整顿文坛之“情”的。

二是,精炼,是提高作品质量所必需。文章之贵不在字多,当然也不在字少,而在于精炼。精炼,就是以最经济的文字,表达出应该表达的最丰富的内容。能用一句话说明白,决不用两句话;能少一个字的,决不多留一个字。清人郑板桥有画竹句:“冗繁削尽留清瘦。”只有“削尽”“冗繁”,才能将表现神韵的“清瘦”留下来。鲁迅说:“写完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古今中外的一切佳作,莫不经历一番“削”“删”功夫的。宋人欧阳修将《醉翁亭记》初稿开头一段的几十个字,最后“削”“删”为“环滁皆山也”五个字,从而使文章大为增色,是人们所熟悉的范例。所以,惜墨如金,作品将会像金子一样贵重;泼墨如水,作品将会如水一样淡而无味。契诃夫曾不无自豪地说:“我能长话短说。”长话短说,是作品质量的表现,是作者才气的表现。可惜的是,现在有些作者反其道而行

之,习惯于或醉心于短话长说,这既影响了作品的提炼,也影响着作者自身思想和艺术的锤炼。因此,强调精炼,反对冗长,是有益于作者和作品的提高的,因而也是“顺乎”文学发展提高之“情”的。

对微型小说的认识,正是应该放在文要精炼这一背景下去考察。这是一种千字以内的小小说,它最大限度地要求精悍与洗练。(顺便说一句。有些报刊把二三千字的小说也列为微型小说或小小说,结果把短篇小说文字的基数拉大了,反而不利于作品的精炼。)写好它,如高尔基所说,要有一种高超的“用语简短而涵义深远”的本领。因而,它的出现和发展,对克服小说创作中那种“短话长说”的拉长之风,将是个促进。同时,由于它的短小精悍,既利于迅速反映“四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又便于适应时间紧迫、工作繁忙读者的阅读。此外,它还有益于初学写作者的练笔。创作的规律,一般都是先有短篇的创作经验,而后再进入长篇创作。高尔基说过:“学习写作应该从短篇小说入手,西欧和我国所有最杰出的作家几乎都是这样的。”不屑于写短小作品,一开始就拉长篇,其结果往往是“制造了大堆语言垃圾”。因此,对微型小说的提倡,也将有利于一些作者学会对素材、语言等的提炼。阿·托尔斯泰说过:“小小小说,这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

综如上述,无论从作品、作者的提高以及读者的需要来说,微型小说是“顺乎文情”,应运而生、而长的。

二、古已有之,今有发展

微型小说这一名称,在国内虽然是近来才出现的,但究其实质来说,它就是小小说,是古已有之的。

小说这一门,最初就是短小的,而后才有中篇、长篇。而且,最初的短小程度,往往都是千字以内的“微型”。虽然,在唐宋以前,这些小说多系“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在人物

刻画等方面都比较粗放简略,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脍炙人口的珍品。晋干宝的《搜神记》,就颇多“神祇灵异人物的变化”。如《韩凭夫妇》一文: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水大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

俄而凭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而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

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声音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此文全长不足四百字,却相当深刻地暴露了宋康王的荒淫无耻、凶残暴虐的罪恶行径,同时热情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这其中不仅有较完整的艺术结构,有故事,有情节,更可贵的是人物有了性格。特别是何氏,不仅写出了她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而且写出了她细心机智的聪慧品性。故事以屈体相就的相思树和交颈悲鸣的鸳鸯结尾,更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良好愿望。应该说,这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完美的古代“微型小说”。

当然,魏晋南北朝毕竟是我国小说的发轫期,小说所以多数

呈现为“微型”，主要还是因为水平不高，表现为一种“残丛小语”式的简陋状态。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作品“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唐传奇的出现，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大飞跃。其特点是注意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并在此基础上驰骋想象，进行艺术的概括、集中和典型化。它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文辞语言等各个方面，都逐渐脱离了魏晋时期粗陈梗概的记述，有了具体、生动、细腻的描写。这样，在篇幅上就自然加大，那种“残丛小语”式的“微型”明显减少，主要是数千字的短篇了。宋元出现话本小说，把小说创作进一步推向前进。到了明清，更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把我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了光辉灿烂的高峰。从小说史来看，由“微型”而短篇再长篇，这是历史的发展，也是历史的进步。它表明了小说对复杂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不断扩大和深入，也表明了小说的艺术表现能力在不断提高与丰富。但同时，短小的小说也没有引退，而是按照自己的发展轨道前进着，并不断出现了一些堪为小说史增辉的作品。比如，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编的《绿窗新语》中，有《越州女姿色冠代》一篇：“唐宣宗时，越守献美人，姿色冠代。上初悦之，忽曰：‘明皇以一杨贵妃，天下怨之，我岂敢忘。’召美人。谓曰：‘应留汝不得。’左右请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令饮鸩而死。”全文不到一百字，却生动而深刻地刻画出一个好色而残酷的封建帝王形象。同时，作者直叙其事，未加一字褒贬，但爱憎的倾向，却从场景中自然而然地、强烈地流露出来，动人肺腑。这样的小说虽系“微型”，但已不属于“残丛小语”式的粗品，而是精悍凝练的珍品。到了清代，更诞生了《聊斋志异》这样杰出的短篇小说集。这本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百多篇，其中不少是不足一千字的“微型”，有的短至一二百字。然而，由于它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得它的作者蒲松龄与曹雪芹、吴敬梓这些长篇巨匠一起，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明星。由此可见，“微型”的小小说与其他体裁的小说一样，在我

国古典小说史中,是有着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

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上,也不断有微型小说问世。郭沫若于1920年1月在《学灯》上发表的小说《他》,就只有三百多字。三十四十年代,在左翼文艺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一些进步报刊也有短篇小说的提倡和实践。全国解放以后,在五六十年代,许多报刊则专门辟有“小小说”、“千字小说”或“一分钟小说”的专栏,以“短镜头”的形式,迅速地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有人比喻说,短篇小说是小说中的轻骑兵,而小小说犹如这支轻骑兵中的排头兵。茅盾曾热情赞扬这类小说,是“一鸣惊人的小小说”。十年浩劫期间,“万花纷谢一时稀”。粉碎“四人帮”后,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短篇、中篇、长篇小说都在相继复苏、崛起、发展,微型小说得到应有的倡导与重视,也就理所当然、势在必行。虽然,文学要实现“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三者之完美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的要求,一般只有在长篇、中篇小说中才能做到,但是,短篇、微型小说,作为文学的“轻骑兵”、“排头兵”,又具有中长篇小说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如俗话说,太阳、月亮、星星,各有自己的光耀。它们在文学上各有自己的地位,可以互相补充,但不能互相取代。我们应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继承发扬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让长、中、短、微都发展起来,这是小说创作走向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侧面。

实际上,微型小说不仅在我国是古已有之,在外国也是早已有之。阿·托尔斯泰在《什么是小小说》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分析:“小小说产生于中世纪,那些被挤在天主教教堂和封建主城堡之间小城镇狭窄街道上的居民,编造了一些针对宗教和封建主而发的毒辣的笑话。这就是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批小鸟。文艺复兴时代的小说家赋予这种笑话以文学的形式。十七世纪又把生活及政治的热血灌入了小小说。它还造成了十八世纪戏剧创作的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这对小小说的